

溪洲故事

踏著夜色，一行人從新店區公所往溪洲部落前進。過去的幾個禮拜，我們為此次家訪準備著。真正認識一個地方其實是很困難的，就像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裡，柳宗元也花了好一段時間，從「漫漫而遊」的一次次旅行中，慢慢體會到西山之怪特。而認識溪洲也是如此的，過去幾次社課的投影片內容，即將一一呈現眼前，而且更為豐美。

黑暗裡，這一段路有些長。我們從高架橋下的階梯前進。溪洲部落位於新店溪西岸，三十多年前，來自不同部落的阿美族人遷於此，為了生活，他們在城市的邊緣，依照阿美族的傳統，臨水而居。他們建造城市，但卻被城市趕了出來。

思緒如繭，需要緩緩地、細細地抽出。道路的左邊是鐵皮建築物，右邊是城市的繁華，河堤上打著情人橋一般的顏色，多麼眩目。遠方流線型的建築上，有許多寶藍色的燈飾，而伸手可及的低矮圍欄上，菜葉被蟲子吃的斑斕，在路燈下異常地好看。

夜裡，豬叫著。我們沿著小路，一直走。

在岔路之前我們來到溪洲部落。就是這裡了。夜裡的「溪洲部落」是暗暗的紅，它們高高掛著和星星對望。

學長拿出地圖指派我們去各家，地圖很簡單，一個正方形就代表一家。這裡約莫有兩百位居民，四十家，有三分之一是小孩子，我們一個小隊左路出發，另一小隊右路出發，任務開始。

一入村便看到八、九個男人在屋前閒聊，老老的燈管下，桌上的下酒菜油亮，裝米酒的玻璃瓶在乾杯裡清脆，「不好意思打擾了，大哥。我們是醫療服務團，要來幫各位量血糖、血壓。」我們說的生澀，深怕打擾他們的興致。然而大哥們都咧開嘴笑了，一位大哥舉起米酒瓶說：「我肝指數一千多欸，可是我也沒有怎樣。」他敲了敲胸膛，咧著嘴笑。學長是個小生，臉龐乾淨，聽到大哥這樣說，實在有些難為情。「你還是要定期檢查啦，過了一千真的是很危險。要定期追蹤。」身為醫療服務團，我們再怎麼樣都要這樣表示。另一位大哥笑了，他抖了抖香菸，說：「追蹤，他追蹤都會變成失蹤啦。」男人們都笑了起來，酒瓶的碰撞聲依然響亮。「閻羅王不要我啦，他覺得我喝太多了，他不收酒鬼啦。」小米酒的魔力隨著大哥們的話語與漸漸擴散到我們之間，原本繃緊的神經也鬆了不少。「可是我們還是要幫你們測血糖、血壓啦！」說理不得，我們也任性了起來。「啊，可是醫院的有幫我們量過啦！」原來，護理師臨時調了時間，在我們來之前就先來測過了，不過那時有些族人在外，大哥要我們去別家找找。臨走前，大哥對著嚷嚷：「我跟你說，原住民的血液裡是有酒的啦，我沒喝酒的時候酒測，還是有反應啊！」。嘖嘖，大哥說原住民的血液裡有酒有熱情，那我們的血液有什麼呢？

緊鄰著鐵皮屋的是小平房，門沒有帶上，我們從外頭就可以看到屋裡有兩位長輩，他們戴著原住民頭飾，安靜地看電視。波斯貓在門前慢慢地走來走去，尾巴有意無意地掃著我們。

在我們找到可以量血壓、血糖的人之前，我們見過這裡的「小頭目」。他是部落裡的翹仔，一雙圓滾滾的大眼睛，靈敏地盯著我們這些大哥哥、大姐姐，他拍拍腳踏車的後座，對著我說：「上來！」小小的人兒竟然如此霸氣，他從部落的一端俯衝向另一端，直到把我們每一個人都載完一趟為止。

我們慢慢地走到部落的中心，那裡立著「歡迎光臨」的石雕，但最吸引我們的，卻是有圍著鐵盆而坐的族人們，他們閒話家常，在鄰宅的卡拉 OK 聲裡快樂地說話。幾根木頭在裡頭嗶啵作響，煙一陣陣過來，小小的星花總讓人擔心，但這一切卻有著厚實的溫暖，不只是火光，還有心理的平靜。村裡的小黃狗靜靜地在火源旁窩著，細細地看著我們。



小頭目弟弟與他的腳踏車

於是，這便是我第一個正式測量血糖、血壓的時刻了，我將血壓器拉開，輕輕套在陳大哥的手臂，再把聽診器放好，開始加壓。「碰碰，碰碰。」血壓計的原理十分簡單，外來的壓力過大時，就聽不到血液流過的聲音，而壓力減小，直到血流可以通過，我們就會聽到第一聲，這就是收縮壓。「碰碰。」145。而壓力一直降低，直到不再形成任何阻礙，血流能順利通過之時，就再也聽不到聲音，這就是舒張壓。「碰碰，碰一」95。在沒有運動、沒有情緒波動之下，這樣的數字偏高了。

再下來是血糖。我拿起沾了酒精的棉球，在中指間畫了又畫，再用手搨了搨，確定酒精揮發之後再將血糖筆備好，搓了搓大哥的手指，讓血液往指尖送，那是一雙粗重的手，指縫間都是洗不去的黑。族人從各地遷到此，辛苦工作。早期，他們說自己的職業是「最高、最深、最遠」，爬電線桿、採礦、從事遠洋漁業；而今日的居民，大多從事營造業，做板模、砌水泥，一日復一日，雙手漸漸變成我眼的樣子。「答！」針頭從血糖筆前端刺了出來，小小的筆身動了一下。拿開血糖筆，卻不見血冒出來，學長教我們的時候，用的是三號孔，一戳下去就紅血點點，但是今天我轉到最高的五號孔，卻沒有一點痕跡。我請大哥在把指尖搓了搓，又更貼近手指地「答！」了一下，火光之下，血紅得好刺眼。

我們又往部落裡更深處前進，現在的這裡，大多是平房，偶爾有幾處鐵皮屋，鐵皮屋上彩繪著原住民的圖飾，讓人有點難想像這裡原來的樣子。1970 年代，居民初來此地時，這裡都是 Taluan（工寮、菜園和抓魚的地方），之後才慢慢有模板屋，到了第二代，有錢一點的人才開始有鐵皮屋住。

我們或許遇到這裡最有意思的男人吧。他是魯夫大哥，拿著酒瓶，在門邊的小椅子上唱歌，當我們接近他的時候，大哥豪邁地捲起袖子，笑說：「我是魯夫

哪！我的手可以伸縮。量吧！量吧！」顯然大哥對醫服團很瞭解，我們依照慣例，對大哥做簡單的健康調查。魯夫大哥說：「哎呀，很年輕就開始抽了啦，不然工作的時候多無聊。」抽菸、喝酒、吃檳榔這三項，不少人是全部都打勾的。他們大多很年輕就開始吸菸、喝酒，抽的量由一天半包到一包半不等，自己抽、同時也請別人抽。學長說：「你可以試試看少抽半包嘛。」身為一個醫學生，這是他該說的話。大哥搖搖頭，把臉湊了上來：「我有很多朋友在花蓮，戒煙戒煙戒菸，結果就那個了！」他眯起眼，把食指彎了又彎，嘖嘖。「你的身體已經習慣了嘛，你學醫的你知道嘛，一下改變那麼多，身體怎麼受得了。」和身體達成和諧的方法，不只有教科書上的那一種是嗎？「人生就是活一個快樂嘛，為什麼要戒菸來讓自己健康、活很久？活那麼久，讓小孩子養爸爸又養爺爺啊！高齡化你有聽過吧，以後一個人要養三個老人欸，活六十歲就夠了啦！」我無法反駁，他的信念好完整，他對身體有一種解釋，他讓生活快樂，讓族人的生存和諧，沒有太多的執念，乾乾淨淨的。

我們走過一家又一家，左、右二路終於在部落中央會合，鐵盆裡的火還在熊熊燃燒。族人圍成圈坐著，和我們告別。這時，我們看到一位穿著圍裙和雨鞋的婦人，連忙問她測過血糖、血壓了沒，她說：「我現在要去工作欸，不好意思。」我看了看錶，現在是晚上九點三十七分。

回程的時候，我不斷思考居住正義的種種，我記得文林苑王家拆遷時，我的同學到場抗議，她在一篇專題中寫道：一群人手牽著手，被警察以警盾逼近的景況，他們完全不知道下一秒他們會變成什麼樣子。我深深記得她說的一句話：「今天拆王家，明天會不會拆的就是我家？」

夜裡，我點開溪洲的新聞，一則一則地看。報導說：政府曾經在 1980 年代針對新店溪畔土地執行公地放領的政策，附近的漢人因為登記並擁有地權，但部落居民不懂這件事，因此至今沒有地號，被劃為行水區，整個溪洲部落被政府視為「違建」。而鄰近、也在新店溪高灘地的漢人土地則是就地合法。

但，究竟什麼是行水區呢？居民們組成自救會，拿起地圖細細看著他們的家，如果蓋了堤防，不就可以解決不安全的問題了嗎？自行車與綠美化，為什麼不能繞過這一塊區域呢？2008 年，縣府終於決定緩拆，在原有部落後方五百公尺處興建「溪洲阿美文化生活園區」，等族人入住後再拆除原部落。

影片裡，頭目娘在生日說：「希望我們住在溪洲路的人，每一個人都幸福快樂，永遠住在這裡。」對他們來說，家是和土地的連結。家，不拆也不賣。



長長的小巷，
你旁家就是我家。